



主持人语

在这里，你可以讲述自己埋藏已久的故事，倾诉自己不为人知的心声。每周情聊，你来诉说，我来倾听。电话：18937992539（9时至18时）

2 遇到单纯的姑娘

由于学历低，在广州，我找不着轻省的活儿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当装卸工，搬水泥、卸钢筋，累得半死不活，还挣不了几个钱。

老乡给我介绍了一个人高马大的姑娘，说成个家，有人照应，日子就不会那么苦了。这姑娘没啥文化，也没啥脾气。我们见了两次面，就定了亲，于1999年成了婚。

结婚不到半个月，我就觉得不妥：跟妻子没啥话可说，在一起时总觉得浑身不舒服。虽然我们没吵过没闹过，更没有什么不可化解的矛盾，但这种没有感觉的婚姻还是让人心里不舒坦。

僵持了一年多，我们离婚了。2002年，我随着一个河南老板来到了洛阳。

老板是开饭馆的，专卖特色小砂锅。我身体孱弱，干重活吃力，好在心灵手巧，很有些做小吃的天分。到饭馆工作没多久，我做的小砂锅就得到了众食客的赞扬。老板见我能吃苦耐劳，上手快，很欣赏我，专门腾出一间小屋子让我免费住。

我的单身宿舍附近就是集体宿舍，没事的时候，我常去那些宿舍坐坐，找同事们聊天。其中有个女服务员叫灵（化名），她白净漂亮，不谙世事，单纯得像一张白纸，我很喜欢。

灵是平顶山人，跟我有相似的遭遇，也是因为家穷，没上完中学就出来打工。

我跟她挺能聊得来，常在一起说说笑笑。饭馆的人都以为我们在谈恋爱，我自己也觉得如此，一会儿见不着她就心慌，非得看到她在身边才觉得踏实。

4 心灵饱受折磨

被拒绝是件伤心事，我没再去过灵的家。

我把精力转移到了工作上，先后在洛阳多家饭店当过服务员。我不满足于只当服务员，业余时间常自费参加培训，学习管理学。我坚持每天看书读报，收集名言警句及其他有用的信息，而且学以致用，用从报纸上、书本上学来的知识提高个人素养，热情礼貌地对待每一位顾客。

我的勤奋和上进引起了老板们的注意，他们一次次地奖励我、提拔我，我从服务员升为领班，又从领班升为经理。最风光的时候，我手下掌管着好几十人，颇受尊敬。

这几年，我心无旁骛，力求上进，也谈过一次不咸不淡的恋爱，但女方粗浅无知，跟我在一起，只是为了有人替她付账买衣服。我感觉她在欺骗我的感情，很快就跟她分开了。

我发誓，这几年我是快乐的、满足的。在熟悉的生活圈里，每个人都对我青眼有加。众人的肯定和欣赏使我变得开朗了不少，单位组织联欢会，我总是活跃分子，或唱歌，或主持，风头无两。

只是随着年龄渐长，有一天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，忽然就想到了灵。

8年没见了，她应该长大了吧。但在我的脑海里，她永远是一个少女，稚嫩，单纯。

我不敢跟任何人讲我和灵的事情。一个离过婚的成年男人，居然跟一个15岁的少女发生关系，人们会怎么看我？怎么说我？每当我思及此事，耳边就有一个尖刻的声音一遍遍回响：“她才15岁，你别再哄人家了！”

怀着愧疚之心，我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灵的联系方法，给她打了个电话，希望能帮她做点什么。她冷冷地回答我说，她已经结婚了，现在生活得很好，不愿意跟我再有任何联络。

万幸，当初一时的放纵并未给她的人生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于心难安。这事儿像块烧红的石头，在我的心里滚来滚去，烙得我坐立不安。

我担心事情败露后，同事们会骂我“道德败坏、勾引未成年少女”。我害怕面对众人鄙夷的目光。

心结打不开，就很难专心工作。这些天，我干活儿老出错，被老总批评了好几次。我好痛苦啊！将来有一天，如果我站上了成功的舞台，会不会有知情者跳出来揭我的老底儿？

书上说：解脱不了，是因为想不开，放不下，忘不掉。谁知我是为何？谁能帮我解脱？



那天是周六，袁打来电话，定要当日见我：满腹的心事憋得他发慌，他没办法，必须找个可信任的人倾诉。他说那是个惊天的秘密，已折磨他多年。他这样一个男人，拘谨、孱弱、不安、犹疑，能有什么秘密？性无能？被男上司骚扰？杀人放火？……我猜了很多种可能，但每一种都不是。

倾诉人：袁（化名），32岁 采访人：记者 张丽娜
采访时间：1月8日 采访地点：报业大厦19楼

3 让我抱抱你吧

关系近了，灵对我敞开了心扉。

那天晚上，我去灵的宿舍找她，只有她一个人在。我们像往常一样闲聊，聊到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时，灵突然告诉我，她4岁的时候曾被舅舅舅爷猥亵。说到伤心处，她哭了起来。

我感激她对我的信任，也心疼她的悲惨遭遇，发誓要好好保护她，情不自禁地就把她搂在了怀里……

老板娘觉察出了异样，私下里叮嘱我说：“别哄人家小姑娘。”我不以为意，我们俩你情我愿，亲热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

事后不久，我们工作的饭馆因生意不景气而倒闭，灵回了老家。好几天见不着她，我非常想她，就提着礼物去她家看望。

她家果然穷！瓦房土墙，家徒四壁，破烂的柜子上摆着个又小又旧的黑白电视机。灵的妈妈大概看出了我和灵的关系，没有收下我带的礼物。

灵说：“你走吧，我家人不会让我嫁到外地的。”

但我知道这只是借口。事实上，她家人大概把我当成了诱哄她上床的骗子。

——她只有15岁！我们发生关系时，她尚未成年。

1 渴望温暖的家

我出生在Y市，上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，幼时家穷，连张床都买不起，全家人都挤在一个通铺上。

我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，母亲体弱，干不了重活。生下我之后，母亲的身体状况更为糟糕，实在无力抚养我，就把我送给了一对无子的夫妇。

养母脾气暴躁，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发火，敲锅砸碗地训斥我。被责骂的次数多了，我变得畏畏缩缩，没有自信，敏感又多疑。

那时候，我喜欢跟伙伴们一起去看夜场电影，看完电影回来，往往已是夜深人静，明明路上没有什么行人，我却总觉得眼前有高大的影子在晃。我知道世上没有鬼，但仍被这幻像吓得汗毛直竖。

我渴望有个人温柔地保护我、关心我，赶走我心中莫名的忧惧。

我11岁时，生父染病，生母找到我的养父母，求他们准我回去探望生父。亲生父母家离养父母家有几十里路，我骑着自行车，一路上激动不已，心跳如鼓。

这次骨肉相逢让我发现，生母慈祥可亲，跟养母是完全不同的性格。养母总使唤我干活，若我不能按标准完成，就怪我偷懒，不准我去上学。而生母说话柔声细语的，从未说过我半句不是，她常到学校给我送好吃的，有时还悄悄地塞给我一些零花钱。

我的心不知不觉间向生母偏移。

有一天，生母和大姐来看我，养母带着我和她们一起赶集。路过一个照相馆时，生母提议大家一起照张合影。少不更事的我对养母说，我想跟生母单独照张相，然后再跟她一起照。养母当场就翻了脸。

自那之后，养母发脾气的频率更高了。我不能体谅她的心情，每当受了养母的呵斥，就跑到生母那里寻求安慰。家庭矛盾越积越深，我的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恐惧，不愿意交朋友，不愿意上学，后来发展到一看见老师出现在讲台上就头疼。

学是上不成了。1997年，我辍学去了广州。